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

13位ISBN编号：9787020034710

10位ISBN编号：7020034713

出版时间：2002-3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高兴

页数：1016

字数：80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内容概要

本书按年代顺序收取了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的精华，汇编成书，其中大部分作家都是上个世纪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纵观全书，可以看出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创作的总体趋势。

## 书籍目录

上卷寂静的雪野一次失败教授的毕业典礼狗的自述浅尝即止者埃蒂莎麦琪的礼物公主与美洲狮精确的婚姻学神峰点篝火改变埃菲·惠特利亚高品位书店生活在柏林临时演员年轻人阿克塞尔布罗德失去了菲碧上帝的力量撕心裂肺我想要知道为什么都因为一分钱血色月亮最危险的猫物斯蓬克丛林里的死亡杀人者老人的圣诞节斯塔兹……

章节摘录

事实上，离可爱的老师差得很远，如果可能的话，阿尔贝托教授是一位乖戾而专横的老师。
可是尽管如此，他的学生们仍然都喜欢他，而且更为明智更为坚定地崇拜他，因为老师工作起来全然是一副真诚和热情。
不仅如此，他的专横也事出有因，因为他近乎自然地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有良知和睿智的人总是做这做那，而不是投入时间全神贯注地去学习小提琴。
所以，相当一些学生被他的这种献身精神所鼓舞；余下的大都不是缺少艺术的天赋，就是没有音乐的耳朵，或者是不够用功，因而只配受到严厉斥责。
但是在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位学生虽然用功不够，却禀有非常超绝的音乐天分。
这是一位南方姑娘，叫哈丽·帕特逊小姐。
上帝赐给她敏锐的耳朵、对音乐的绝对理解，和一份能以小提琴表情达意的资质。
从四岁开始，当她父亲的黑仆波利发现她是这块料时，她就开始学习拉小提琴。
我们是星期五那天到萨拉托加的，下个星期三那场盛大的默尔福特障碍赛就要举行了。
“中途快”在内，“一道光”也在内。
天气晴朗，跑道坚实。
比赛前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原来这两匹马都是使我看了就喉头作痒的那种马。
“中途快”身躯长长的，不大中看，它是一头阉了的雄马。
马的主人是我家乡一个名叫乔·汤姆生的小业主，他只有五六匹马。
默尔福特障碍赛全程一巨里，“中途快”起跑总是快不了，它慢腾腾地离开起跑线，在中途总是远远落在后面，后来才开始飞跑起来。
假如路程是一又四分之一英里的话，它就能甩掉所有的马而跑到终点。
“一道光”可不这样，它是一匹容易激动的种马，属于我们家乡最大的农场——范瑞斗农场，农场的主人是纽约的范瑞斗先生。
“一道光”就像一个你时常想念可又从没见过面的姑娘一样。
它浑身结实，也挺可爱，你瞅着它的头就想吻吻它。
这匹马是杰利·蒂尔福德训练的。
他认识我，好几回都对我挺好，比如让我走进马厩，贴近马的身边看马等等。
再没有比那匹马更逗人喜爱的了。
它安安静静，不露声色地站在起跑线上，其实它的内心像火一样地燃烧着。
栅栏刚一吊起来，马儿就像它的名字——一道阳光一样闪出去了。
看着它跑使你紧张，使你难受。
它一股劲地跑，像一只捕鸟的猎犬一样。
除了"中途快”不受束缚地放开步子飞驰的时候以外，从没见过像它跑得那么快的。
唉呀!我是多么渴望看这次比赛，看这两匹马同时奔驰啊!我又盼望又担心，我不想看到咱们这两匹马之中哪一匹遭到失败。
咱们以前还从没有送过这样两匹马去参加比赛呢。
倍克斯镇的老人们都这么说，黑人们也是这样说的。
这是事实，赛马前我曾到备马场去看过。
我盯着“中途快”看了最后一眼：它站在备马场上那副模样不怎么起跟；接着我就去看“一道光”。
后来我长大了的时候，我就被人卖了，让别人带走以后，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
她很伤心，我也是一样，我们俩都哭了；可是她极力安慰我，说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是为了一个聪明和高尚的目的，必须好好地尽我们的责任，决不要发牢骚，我们碰到什么日子就过什么日子，要尽量顾及到别人的利益，不管结果怎样；那不是归我们管的事情。
她说凡是喜欢这么办的人将来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定会得到光荣和漂亮的报酬，我们禽兽虽然不到那儿去，可是规规矩矩过日子，多做些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

，这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报酬。
这些道理是她和孩子们到主日学校去的时候随时听到的，她很用心地通通记在心里，比她记那些字和成语都更加认真；而且她还下了很深的功夫研究过这些道理，为的是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好处。
你可以从这儿看得出她脑子里虽然有些轻浮和虚荣的成分，究竟还是聪明和肯用心思的。
　　于是我们就互相告别，含着眼泪彼此最后看了一眼；她最后嘱咐我的一句话——我想她是特意留在最后说的，好叫我记得清楚一些——是这样的：“为了纪念我，如果别人遇到危险的时候，你就不要想到自己，你要想到你的母亲，照她的办法行事。
”　　你想我会忘记这句话吗?不会的。
　　这天气可真冷，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寒冷。
这样的念头不时地在他头脑中冒出来。
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用手背揉着自己的颧骨和鼻子。
他不由自主地揉着，还不时地换一下手。
揉归揉，但只要他一停手，颧骨立刻就会麻木，紧接着鼻子尖也会麻木。
他的脸是非冻伤不可了，他明白这一点，心中感到一阵后悔，自己偏偏没有设计一个巴德遇上寒流时戴的那种口罩。
那种口罩能连颧骨一起裹住，因此可以保护颧骨。
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颧骨冻伤了又怎么样?无非有点疼罢了，绝无严重后果。
　　尽管这个人的头脑里空空如也，但他的观察力倒挺敏锐，他注意到小河有一些变化，注意到那些转弯的地方和拥塞着木头的地方，而且他对落脚的地方尤其留神。
有一次，当他来到一处转弯的地方时，突然像一匹受到惊吓的马似的收住脚步，绕开他刚才走的路线，然后又沿着雪道向后撤了几步。
他知道小河连底都冻了——冬季的北极，哪条溪流都不会有水的——但他还知道，山坡上会涌出泉水，流到小河的积雪之下、冰层之上。
他知道，连最冷的寒流也不会使这些泉水冻结，而且他同样知道这些泉水的危险。
泉水是陷阱，积雪下面可能藏着三英寸厚，也许三英尺厚的积水。
有时候，积水表面结着半英寸薄冰，薄冰之上又覆盖着积雪。
还有的时候，薄冰积水层层叠叠，谁要是踩进去，那就会好一阵子一层接着一层往下陷，有时候会一直湿到腰部。
　　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如此惊慌却步。
他感觉出脚底下不结实，还听到积雪掩盖之下的薄冰噼啪作响。
在这样的气温下把脚弄湿，那就意味着麻烦和危险，至少也意味着耽搁，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停下来点上一堆火，把袜子和靴子烤干，同时还要保护赤裸在外的双脚。
他站在那里，观察小河的河床和两侧的河岸，断定水流来自右侧。
他揉着鼻子和脸颊琢磨了一会儿，然后迈着小心翼翼的步子绕到左侧，每走一步都要试探一下落脚的地方是否结实。
刚一脱离危　　险地带，他就重新嚼一口烟草，甩开每小时四英里的大步，继续前进了。
　　在以后两个小时的路程中，他又遇到几处类似的陷阱。
通常，掩盖着积水的雪面会下沉，样子像冰糖，一看就知道有危险。
尽管如此，有一次他还是差一点陷了进去。
还有一次，他担心会有危险，结果不得不让狗走在前面引路。
狗赖在后面不肯走，直到这个人向前推了它一把它才走。
那条狗快步走过洁白平整的雪面，突然之间，它陷了下去，身体挣扎着爬向一边，并且爬出冰窟窿来到结实一些的雪面上。
它把前爪连同前腿都弄湿了，身上的水几乎立刻就结成了冰。
那条狗急忙把腿上的冰舔掉，然后卧在雪地上用嘴把结在脚爪之间的冰咬掉。
这是本能的行动。

让冰留在脚上就意味着脚会痛。
那条狗并不知道这个道理，它只是服从了深藏在它这个物种身上的密码所发出的神秘提示而已。
但这个人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判断，懂得其中的道理，所以他脱掉右手的手套，帮狗除去了冰块。
他暴露手指的时间不超过一分钟，而这么快手指就冻麻了，令他难以置信。
天气的确是够冷的。
他匆忙戴上手套，在胸前拼命地摔打起那只手来。
　　奥奇盘算着等他母亲一下班回来就把他最近这次的越轨行为告诉她。
可那是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晚上，天早已黑了，当弗里德曼太太走进门来的时候，她把大衣随手一扔，匆匆地在奥奇脸上吻了一下，然后就到厨房里去点那三支黄蜡烛，两支是为安息日点的，一支为奥奇的父亲。
　　每当他母亲点燃了黄蜡烛，她就会把两条胳膊慢慢收回到自己身边，她悬空两臂往回拉，就像是在劝说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一样，同时她的眼睛也会被泪水弄得模糊起来。
奥奇还记得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她的眼睛也会变模糊的，所以这跟他的死并没有关系。
这跟点蜡烛有关系。
　　正当她用一根点着的火柴去碰一支安息日蜡烛的烛芯时，电话铃响了。
离电话仅一尺远的奥奇，马上把话筒摘了下来，紧紧地压在自己胸前。
奥奇觉得，他母亲点蜡烛的时候是不许有声音的，如果办得到的话，连呼吸也得轻一些。
奥奇把话筒紧贴在胸口上，瞧着他的母亲拉着不知什么东西的样子，觉得自己的眼睛也模糊起来了。
他的母亲是一个头发花白、没精打采、胖得像只企鹅的女人。
她那土色的皮肤由于受到地心吸力的牵动和她自身年纪的影响已经开始变得松弛了。
就算盛装打扮了，也不像一个上帝的选民。
但一到点蜡烛时，她就好看一点，就好像一个很能领会上帝什么事都做得来的女人一样。
　　就这样神秘地过了几分钟之后她结束了自己的仪式。
奥奇挂上电话走到厨房的桌子边上。
弗里德曼太太正在摆桌子，给自己和奥奇两人准备那四道菜的安息日晚餐。
奥奇告诉她下星期三四点半她得去见宾特拉比，接着又把原因说了。
在母子俩的共同生活中这是弗里德曼太太第一次动手抽了奥奇一个耳光。
　　上肝块和鸡汤这头两道菜的时候，奥奇一直哭个不停，后来的菜他根本没有胃口吃了。
　　星期三，在犹太会堂底层的三个教室中最大的一间里，高大、英俊、宽肩、长着一头浓密粗硬黑发的三十岁的麦文·宾特拉比从口袋里摸出表来一看，时间已是四点了。
在房间的后半部，七十一岁的看守人雅可夫·布劳尼克，正在慢条斯理地擦着那扇大窗户，嘴里叽叽咕咕地自言自语着，根本不知道这是四点还是六点，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三。
在大多数学生眼里，雅可夫·布劳尼克的嘀咕，和他那棕色卷峦的长须、镰刀似的鼻子，还有跟在他脚边的两只黑猫，使他成了一个稀奇的东西、一个外国人、一个历史遗物，有时叫人害怕，有时又叫人瞧不起。
在奥奇看来，那些叽叽咕咕的话是一种单调古怪的祷告；怪就怪在老布劳尼克一刻不停地叽哩咕噜了那么多年了，奥奇怀疑他是否背了祷文而把上帝忘得一干二净了呢。
　　“现在是自由讨论时间，”宾特拉比说，“只要和犹太人有关的问题都可以谈——宗教、家庭、政治、体育运动—……”　　全场鸦雀无声。
那是一个刮着劲风、阴云密布的十一月天气，看着这样一个下午，就好像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一种叫做棒球的东西。
所以这星期谁也没提起那个一度大出风头的英雄汉克·格林堡的名字——这就使得自由讨论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

##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十九世纪初，年轻的美国和古老的英国之间曾爆发过一场“文字之争。”当时，一些有抱负的美国作家不甘心充当英国文学的附庸，渴望在文学艺术上寻找自己的指纹，确立自己的身影。
对此，有英国人讽刺道：“四海之内谁会读美国书呢?”美国作家大受刺激，他们决心勤奋创作，让作品来说明一切。
时间证明了一切。
一代代美国作家的努力终于刻下了明显的印记。
从华盛顿·欧文(1783—1859)、库柏(1789一1851)、布赖恩特（1794——1878)等作家写出第一批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起，在短短的两百来年的时间内，美国文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二十世纪。
四海之内哪儿都有人在读美国书已是一件不争的事实。
所有文学体裁中，短篇小说无疑最能体现美国文学的卓越和辉煌。
同东方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相比，美国短篇小说的历史实在太短，但它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
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天才的爱伦·坡（1809—1849）。
他是世上第一位自觉地把短篇小说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作家。
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七十余篇短篇小说，还写过不少专门探讨短篇小说理论的文字。
《金甲虫》、《失窃的信》等小说使他成为侦探小说的鼻祖。
《鄂榭府崩溃记》、《红死魔的面具》、《大漩涡底余生记》等小说则让他获得了“恐怖小说之父”的美称。
他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病态、邪恶、怪诞、非理性等等又成为后来兴起的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源头。
他的小说构思奇特，逻辑严密，有时还充满诗情画意和神秘气息，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文学教授密尔顿·克莱恩骄傲地说：“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第一位建立短篇小说诗学并获得广泛世界声誉的作家是美国人埃德加·爱伦·坡。”阿根廷杰出的文学大师博尔赫斯（1899——1986）也曾称赞：“短篇小说适合于美学的统一，这是美国作家爱伦·坡发现的。”爱伦·埃及霍桑（1804——1864）等作家为美国短篇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美国短篇小说几乎是一步就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殿堂并理所当然地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这一步是爱伦·坡迈出的。
坚实的基础再加上良好的土壤，这就确保了美国短篇小说的快速发展。
短篇小说在美国似乎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享有更加优厚的待遇，兴许是因为短篇小说这样精练、简短、灵巧、讲究而又深刻的文学形式最最适合美国这样一个充满了速度、活力和变化的年轻国度。
美国评论家苏珊·默尼特索性把短篇小说称为“我们生活的新闻简报”。
许多杂志辟有短篇小说专栏，比如《纽约人》、《哈珀斯杂志》、《大西洋月刊》。
许多奖金专门颁发给短篇小说，比如欧·亨利短篇小说奖、衣阿华短篇小说奖。
从一九一五年起，每年都出版一本最佳短篇小说选。
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增设短篇小说创作和理论课程。
几乎所有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写过短篇小说，有相当一部分甚至一辈子主要从事短篇小说创作，比如欧·亨利、安德森、奇弗和卡弗。
尽管有一段时间，曾有人担心整个文学，自然也包括短篇小说，正面临枯竭的危险，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短篇小说奇迹般地复兴打消了人们的这种疑虑。
短篇小说的兴盛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短篇小说，如同扬基小调、自由女神、麦当劳，已然成为美国的特色、美国的标志。

在一个经济迅猛发展、节奏近乎疯狂的社会中，在一个广告牌林立、摩天楼高耸、计算机无孔不入、航空母舰到处横行的国家里，短篇小说居然始终拥有这么广阔的生存空间，实在让人惊讶。
　　美国短篇小说走过前期浪漫主义和后期浪漫主义时期，走过乡土文学时期，走过现实主义时期，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走进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存的时期。
然而，热切关注日常生活，努力贴近现实世界却一直是美国短篇小说的精神传统。
这也许是美国短篇小说始终拥有广阔市场、始终受到读者青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一位美国编辑感叹：“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我们自己，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千百双眼睛、千百个视角、千百种语境、千百个呈现的时刻。
”　　在美国短篇小说领域，我们不断地能看到一些大师的身影，有些耸立在山顶，有些潜藏于河谷。
就二十世纪来说，世纪初的欧·亨利、杰克·伦敦、马克·吐温，二三十年代的安德森、海明威、福克纳，四五十年代的辛格、韦尔蒂、奇弗，六七十年代的卡弗、巴塞尔姆，八九十年代的贝蒂、厄普代克……有作品为证，我们就不一一对他们进行评说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把这些闪光的名字串连起来。
便是一部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的史纲。
当大师们先后谢幕的时候，理查德·福特、玛丽·戈登等一批后起之秀的登场，又让我们看到了新世纪美国短篇小说的星光。
　　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推进，短篇小说越来越严峻地面临着一个不单是写什么，而更是怎么写的问题。
早期如欧·亨利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尾，安德森的表面松散、实质极为讲究的叙事方法，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实质上都在追求写法上的独特和精湛。
美国六十年代以后的小说指向一种幽默怪诞、戏拟拼贴的手法。
短篇小说保持一种特别经济的品行，出现了一批简约风格的写作者，其中有卡弗、巴塞尔姆、贝蒂、库弗和戴文坡。
他们的简约不仅表现在文字上的惜墨如金，还包括对小说传统要素的反叛，比如，卡弗故意在小说中略去关键的情节要素，库弗采取平行叙事，人物故事互不介绍，巴塞尔姆甚至只提供拼贴的句子。
在巴思和品钦(1937一　)那里，小说成为自我生成或自我反映式的，把叙事指向文本自身，其特质表
　　现为荒谬与戏拟，消解过去那种真实与想象的关系，使虚构与事实之间界限模糊。
即便这些作家在手法上保持鲜明的试验性，但美国小说的基本精神依然支撑着他们的作品，那就是反映社会现实和人们心理，并保持一种严肃的批判态度。
当然，也有一些作品纯粹属于语言游戏，但这些作品始终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
所有这一切不断为美国短篇小说增添着新鲜感和表现力。
在艺术上不断创新、不断超越，早已成为当今许多美国小说家们的一种自觉。
　　为了让中国读者对二十世纪美国短篇小说有更多、更具体而生动的了解，我们编选出这套《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
　　……

## 编辑推荐

在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刻，我们这里向读者呈上一套《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共五卷：英国卷：英国卷、德语卷、俄苏卷和美国卷。
每卷以年为序，自一九零零年起至一九九九年，每年一篇，共计百篇。
所收入的作家自跨世纪的文坛耆宿直至世纪末崭露头角的新人，尽量做到每人一篇，除了个别大作家选了两至三篇，这五卷共容纳近五百名作家的五百篇作品。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二十世纪外国短篇小说编年.美国卷>>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